

MINGJIA MINGPLAN JINGDIAN YUEDU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依据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爱的教育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著

爱别人，也被别人爱，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宇宙的法则。为了爱，我们才存在。有爱慰藉的人，无惧于任何事物、任何人。

——法·彭沙尔

亚米契斯：爱的教育

鲁迅：希望

安徒生：母亲的故事

安徒生：接骨木树妈妈

叶圣陶：一粒种子

格林：傻小子学害怕

格林：忠实的约翰

王尔德：自私的巨人

方惠珍：小蝌蚪找妈妈

毕淑敏：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亨利：爱的牺牲

蒋子龙：假如你不是天才

柏杨：亲情友情

柏杨：第一门重要功课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周国平：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依据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爱的教育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教育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写.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3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3522-2

I. ①爱... II. ①中...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5373号

出品人 陈 琛

选题策划 苗欣宇

责任编辑 苗欣宇

装帧设计 孙 儂

排版制作 陈 萍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爱的教育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00×980毫米 1 / 16 字数 / 178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爱的教育.....	艾得蒙多·德·亚米契斯 / 001
希望.....	鲁 迅 / 028
母亲的故事.....	安徒生 / 030
接骨木树妈妈.....	安徒生 / 036
一粒种子.....	叶圣陶 / 044
傻小子学害怕.....	格 林 / 048
忠实的约翰.....	格 林 / 058
自私的巨人.....	王尔德 / 065
小蝌蚪找妈妈.....	方惠珍 / 069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 / 071
爱的牺牲.....	欧·亨利 / 073
假如你不是天才.....	蒋子龙 / 079
亲情友情.....	柏 杨 / 081
第一门重要功课.....	柏 杨 / 084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 / 086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周国平 / 100
论自卑.....	周国平 / 107
和命运结伴而行.....	周国平 / 109

闲话做人.....	铁 凝 / 111
醒觉·对人生的态度.....	林语堂 / 113
时间即生命.....	梁实秋 / 116
吃 相.....	梁实秋 / 118
美丽与败陋.....	老 舍 / 121
寻 梦.....	巴 金 / 124
情 怀.....	张晓风 / 127
“今”	李大钊 / 134
匆 匆.....	朱自清 / 137
寄小读者.....	冰 心 / 138
三个小女孩.....	季羨林 / 144
三个人一双眼睛.....	华 夏 / 150
我的父子关系.....	王正方 / 151
温柔的怜悯.....	马 凌 / 155
扫 帚.....	斯威夫特 / 158
说 春.....	约翰逊 / 160
论永生.....	哈兹里特 / 163
自由与克制.....	罗斯金 / 165
贝多芬百年祭.....	萧伯纳 / 166
伟大的平凡.....	朱启平 / 171
唯一的红军.....	张 炜 / 174
历尽艰辛话买书.....	吉 辛 / 180
母亲的羽衣.....	张晓风 / 185

爱的教育

艾得蒙多·德·亚米契斯

坚忍心

像笔耕少年那样的行为，在我们一级里，只有斯带地做得到。今天学校里有两件事：一件是受伤的老人把卡洛斐的邮票簿送还了他，还替他粘了三枚危地马拉共和国的邮票上去。卡洛斐欢喜得非常，这是当然的，因为他寻求了危地马拉的邮票已三个月了。还有一件是斯带地受二等奖。那个呆笨的斯带地居然和代洛西只差一等，大家都很奇怪！那是十月间的事，斯带地的父亲领了他的儿子到学校里来，在大众面前对先生说：

“要多劳先生的心呢，这孩子是什么都不懂的。”当他父亲说这话时，谁会料到有这样的一日！那时我们都以为斯带地是呆子，可是他不自怯，说着“死而后已”的话。从此以后，他不论日里、夜里，不论在校里、在家里、在街路上，总是拼命地用功。别人无论说什么，他总不顾，有扰他的时候，他总把他推开，只管自己。这样不息地上进，遂使呆呆的他到了这样的地位。他起初毫不懂算术，作文时只写些无谓的话，读本一句也记不得。现在是算术的问题也能做，文也会做，读本熟得和唱歌一样了。

斯带地的容貌，一看就知道他有坚忍心的：身子壮而矮，头形方方的像没有项颈，手短而且大，喉音低粗。不论是破报纸，是剧场的广告，他都拿来读熟。只要有一角钱，就立刻去买书，据说自己已设了一个小图书馆，邀我去看看呢。他不和谁闲谈，也不和谁游戏，在学校里上课时候，只把两拳摆在双颊上，岩石样坐着听先生的话。他得到第二名不知费了多

少力呢！可怜！

先生今天样子虽很不高兴，但是把赏牌交给斯带地的时候，却这样说：

“斯带地！难为你！这就是所谓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了。”

斯带地听了并不表示得意，也没有微笑，回到座位上，比前更认真地听讲。

最有趣的是放课的时候：斯带地的父亲到学校大门口来接，父亲是做针医的，和他儿子一样，也是个矮身方脸、喉音粗大的人。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居然会得赏牌，等先生出来和他说了，才哈哈地笑了拍着儿子的肩头，用了力说：

“好的，好的，竟看你不出，你将来会有希望呢！”我们听了都笑，斯带地却连微笑都没有，只是抱了那大大的头，复习他明日的功课。

感恩

安利柯啊！如果是你的朋友斯带地，决不会派先生的不是的。你今天恨恨地说“先生态度不好”，你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不是也常有态度不好的时候吗？先生有时不高兴是当然的，他为了小孩们，不是劳动了许多年月了吗？学生之中有情义的固然不少，然而也有许多不知好歹，蔑视先生的亲切，轻看先生的劳力的。平均说来，做先生的苦闷胜于满足。无论怎样的圣人，处在那样的地位，能不时时动气吗？并且，有时还要耐了心去教导那生病的学生，神情的不高兴是当然的。

应该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是父亲所敬爱的人，因为是为了学生牺牲自己一生的人，因为是开发你精神的人。先生是要敬爱的啊！你将来年纪大了，父亲和先生都去世了，那时，你在想起你父亲的时候也会想起先生来吧，那时想起先生的那种疲劳的样子，那种忧闷的神情，你会觉得现在的不是了吧。意大利全国五万的学校教师，是你们未来国民精神上的父亲。他们立在社会背后，拿着轻微的报酬，为国民的进步发达劳动着。你的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应该敬爱。你无论怎样爱我，但如果对于你的

恩人——特别的是对于先生不爱，我断不欢喜。应该将先生当做叔父一样来爱他。不论待你好，或责骂你，都要爱他。不论先生是的时候，或是你以为错了的时候，都要爱他。先生高兴，固然要爱，先生不高兴，尤其要爱他。无论何时，总须爱先生啊！先生的名字，永远须用了敬意来称呼，因为除了父亲的名字，先生的名字是世间最尊贵、最可仰慕的名字呢！

爱国

安利柯啊！你听了少年鼓手的故事，既然感动，那么在今天的试验里，做“爱意大利的理由”题目的文字，一定很容易了。我为什么爱意大利！因为我母亲是意大利人，因为我脉管所流着的血是意大利的血，因为我祖先的坟墓在意大利，因为我自己的生地是意大利，因为我所说的话、所读的书都是意大利文，因为我的兄弟、姊妹、友人，在我周围的伟大的人们，在我周围的美丽的自然，以及其他我所见、所爱、所研究、所崇拜的一切，都是意大利的东西，所以我爱意大利。这对于祖国的感情，你现在也许尚未真实理解，将来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从外国久客归来，倚在船舷从水天中望见故国的青山，这时，自然会涌出热泪或是发出心底的叫声来。又，远游外国的时候，偶然在路上听到有人操我国的国语，必会走近去与那说话的接近。外国人如果对于我国有无礼的言语，怒必从心头突发，一旦和外国有交涉时，对于祖国的爱，格外容易发生。战争终止，疲惫的军队凯旋的时候，见了那被弹丸打破了的军旗，见了那裹着绷带的兵士高举着打断了的兵器在群众喝彩声中通过，你的感激欢喜将怎样啊！那时，你自能真正了解爱国的意义吧。那时，你自会觉到自己与国家成为一体了吧。这是高尚神圣的感情。将来你为国出战，我愿见你平安凯旋——你是我的骨肉，愿你平安自不必说。但是，如果你做了卑怯无耻的行径，偷生而返，那么，现在你从学校回来时这样欢迎你的父亲，将以万斛之泪来迎接你，父子不能再如旧相爱，终而至于断肠忧愤而死。

嫉妒

以爱国为题的作文，第一仍是代洛西。华梯尼自信必得一等奖——华梯尼虽有虚荣心，喜阔绰，我却欢喜他，但一见到他嫉妒代洛西，就觉可厌。他平日想和代洛西对抗，拼命地用功，可是究竟敌不过代洛西，无论哪一件，代洛西都要胜他十倍。华梯尼不服，总嘲弄代洛西。卡罗·诺琵斯也嫉妒代洛西，却藏在心里，华梯尼则竟表现在脸上。听说他在家曾说先生不公平。每次代洛西很快地把先生的问话做出圆满的回答的时候，他总板着脸，垂着头，装着不听见，还故意笑。他笑的样子很不好，所以大家都知道。只要先生一称赞代洛西，大家就对华梯尼看，华梯尼必定在那里苦笑。“小石匠”常在这种时候装兔脸给他看。

今天，华梯尼很难为情。校长先生到教室里来报告成绩：

“代洛西一百分，一等奖。”正说时，华梯尼打了一个喷嚏。校长先生见了他那神情就猜到了：

“华梯尼！不要饲着嫉妒的蛇！这蛇是要吃你的头脑，坏你的心胸的。”

除了代洛西，大家都向华梯尼看。华梯尼像要回答些什么，可是究竟说不出来，脸孔青青的像石头般固定着不动。等先生授课的时候，他在纸上用了大大的字，写了这样的句子：

“我们不艳羨那因了不正与偏颇而得一等奖的人。”

他写了是想给代洛西的。坐在代洛西近处的人都互相私语。有一个竟用纸做成大大的赏牌，在上面画了一条黑蛇。华梯尼全不知道。先生因事暂时出去的时候，代洛西近旁的人都立起身来，离了座位，要将那纸赏牌送给华梯尼。教室中一时充满了杀气。华梯尼气得全身震抖。忽然，代洛西说：“将这给了我！”把赏牌取来撕得粉碎。恰好先生进来了，就继续上课。华梯尼脸红得像火一样，把自己所写的纸片揉成团塞入口中，嚼糊了吐在椅旁。功课完毕的时候，华梯尼好像有些昏乱了，走过代洛西位旁，落掉了吸墨水纸。代洛西好好地代他拾起，替他藏入革袋，结好了袋

纽。华梯尼只是俯视着地，抬不起头来。

希望

安利柯！你听了宗教的话回来跳伏在母亲的胸里那时候的热情，真是美啊！先生和你讲过很好的话了哩！神已拥抱着我们，我俩从此已不会分离了。无论我死的时候，无论父亲死的时候，我们不必再说“母亲，父亲，安利柯，我们就此永诀了吗？”那样绝望的话了，因为我们还可在别个世界相会的，在这世多受苦的，在那世得报；在这世多爱人的，在那世遭逢自己所爱的人。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悲哀，也没有死。但是，我们须自己努力，使可以到那无罪恶无污浊的世界去才好。安利柯！这是如此的：凡是一切的善行，如诚心的情爱，对于友人的亲切，以及其他的高尚行为，都是到那世界去的阶梯。又，一切的不幸，使你与那世界接近。悲哀可以消罪，眼泪可以洗去心上的污浊。今天须比昨天好，待人须再亲切一些：你要这样地存心啊！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试如此决心：“今天要做良心赞美我的事，要做父亲见了欢喜的事，要做能使朋友先生及兄弟们爱我的事。”并且要向神祈祷，求神给予你实行这决心的力量。

“主啊！我愿善良、高尚、勇敢、温和、诚实，请帮助我！每夜母亲吻我的时候，请使我能说，‘母亲！你今夜吻着比昨夜更高尚更有价值的少年哩！’的话。”你要这样的祈祷。

到来世去，须变成天使般清洁的安利柯，无论何时，都要这样存心，不可忘了，并且还要祈祷。祈祷的欢悦在你或许还未能想像，见了儿子敬虔地祈祷，做母亲的将怎样欢喜啊！我见你在祈祷的时候，只觉得有什么人在那里看着你、听着你的。这时，我能更比平时确信有大慈大悲至善的神存在。因此，我能起更爱你的心，能更忍耐辛苦，能真心宽恕他人的罪恶，能用了平静的心境去想着死时的光景。啊！至大至仁的神！在那世请使能再闻母亲之声，再和小孩们相会，再遇见安利柯——与圣洁而有无限生命的安利柯做永远不离的拥抱！啊！祈祷吧！时刻祈祷，大家相爱，施行善事，使这神圣的希望，牢印在心里，牢印在我高贵的安利柯的灵魂里！

傲慢

走路的时候偶然和泼来可西相碰，就要故意用手拂拭衣袖的是卡罗·诺琵斯那个家伙。他自以为父亲有钱，一味傲慢。代洛西的父亲也有钱，代洛西却从不以此骄人。诺琵斯有时想一个人占有一张长椅，别人去坐，他就要憎嫌，好像玷辱他了。他看不起人，唇间无论何时总浮着轻蔑的笑。排了队出教室时，如果有人踏着他的脚，那可不得了了。平常一些些的小事，他也要当面骂人，或是恐吓别人，说要叫父亲到学校里来。其实，他对着卖炭者的儿子骂他的父亲是叫化子的时候，就被自己的父亲责骂过了。我不曾见过那样讨厌的学生，无论谁都不和他讲话，回去的时候也没有人对他说“再会”。他忘了功课的时候，连狗也不愿教他，别说人了，他嫌恶一切人，代洛西更是他嫌恶的，因为代洛西是级长。又因为大家欢喜卡隆，他也嫌恶卡隆。代洛西就是在诺琵斯的旁边的时候，也从来不注意这些。有人告诉卡隆，诺琵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他说：“怕什么，他什么都不懂，理他做什么？”

有一天，诺琵斯见可莱谛戴着猫皮帽子，很轻侮地嘲笑他。可莱谛说：

“请你到代洛西那里去学习学习礼貌吧。”

昨日，诺琵斯告诉先生，说格拉勃利亚少年踏了他的脚。

“故意的吗？”先生问。

“不，无心的。”格拉勃利亚少年答辩。于是先生说：

“诺琵斯，在这样小的事情上，你有什么可动怒的呢？”

诺琵斯像煞有介事地说：

“我会去告诉父亲的！”

先生怒了：“你父亲也一定说你不对。因为在学校里，评定善恶，执行赏罚，全由教师掌管。”说完又和气地说：

“诺琵斯啊！从此改了你的脾气，亲切地对待朋友吧。你也早应该知道，这里有劳动者的儿子，也有绅士的儿子，有富的，也有贫的，大家都像兄弟一样地亲爱，为什么只有你不愿意这样呢？要大家和你要好是很

容易的事，如果这样，自己也会快乐起来哩。对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

诺琵斯听着，依然像平时一样冷笑。先生问他，他只是冷淡地回答：“不，没有什么。”

“请坐下，无趣啊！你全没有情感！”先生向他说。

这事总算完结了，不料坐在诺琵斯前面的“小石匠”回过头来看诺琵斯，对他装出一个非常可笑的鬼脸。大家都哄笑起来，先生虽然喝责“小石匠”，可是自己也不觉掩口笑着。诺琵斯也笑了，却不是十分高兴的笑。

六千英里寻母

几年前，有一个工人家的十三岁的儿子，独自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南美洲去寻找母亲。

这少年的父母因遭了种种不幸，陷于穷困，负了许多债。母亲想赚些钱，图一家的安乐，两年前到遥远的南美洲的阿根廷共和国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去做女仆。到南美洲去工作的勇敢的意大利妇女不少，那里工资丰厚，去了不用几年，就可积几百元带回来。这位苦母亲和她十八岁与十三岁的两个儿子分别时，悲痛得几乎要流血泪，可是为了一家生计，也就忍心勇敢地去了。

那妇人平安地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她丈夫有一个从兄在那里经商，由他的介绍，到该市某上流人的家庭中为女仆。工资既厚，待遇也很亲切，她安心工作着。初到时，她常有消息寄到家里来。彼此在分别时约定：从意大利去的信，寄交从兄转递，妇人寄到意大利的信，也先交给从兄，从兄再附写几句，转寄到热那亚丈夫那里来。妇人每月工资十五元，她一文不用，隔三月寄钱给故乡一次。丈夫虽是做工的，很爱重名誉，把这钱逐步清偿债款，一边自己奋发劳动，忍耐一切辛苦和困难，等他的妻子回国。自从妻子去国以后，家庭就冷落得像空屋，小儿子尤其恋念着母亲，一刻都忘不掉。

光阴如箭，不觉一年过去了。妇人自从来过了一封说略有不适的短

信以后，就没有消息。写信到从兄那里去问了两次，也没回信来。再直接写信到那妇人的雇主家里去，仍不得回复。——这是因为地址弄错了，未曾寄到。于是全家更不安心，终于请求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领事代为探访。过了三个月，领事回答说连新闻广告都登过了，没有人来承认。或者那妇人以为做女仆为一家的耻辱，所以把自己主人的本名隐瞒了吧。

又过了几月，仍如石沉海底，没有消息。父子三人没有办法，小儿子尤其恋念，几乎要病了。既无方法可想，又没有人可商量。父亲想亲自到美洲去寻妻，但第一非把职务抛了不可，并且又没有寄托儿女的地方。大儿子似乎是可以派遣的，但他已能赚钱帮助家计，无法叫他离家。每天只是大家面面对地反复商量着。有一天，小儿子玛尔可的面上现出决心说：“我到美洲寻母亲去！”

父亲不回答什么，只是悲哀地摇着头。在父亲看来，这心虽可嘉，但以十三岁的年龄，登一个月的旅程独自到美洲去，究竟不是可能的事。幼子却坚执着这主张，从这天起，每天谈起这事，总是坚持到底，神情很沉着，述说可去的理由，其懂事的程度正像大人一样。

“别人不是也去的吗？比我再小的人去的也多着哩！只要下了船，就会和大众一同到那里的。一到了那里，就去找寻从伯的住所，意大利人在那里的很多，一问就可以明白。等找到了从伯，不就可寻着母亲了吗？如果再寻不着，可去请求领事，托他代访母亲做工的主人住所。无论中途有怎样的困难，那里有许多工作可做，只要去劳动，回国的路费是用不着担忧的。”

父亲听他这样说，就渐渐赞成他了。父亲原深知这儿子有惊人的思虑和勇气，且习惯了艰苦和贫困。这次去是为寻自己的慈母，必然会比平时发挥出加倍的勇气来。并且凑巧，父亲有一朋友曾为某船船长。父亲把这话和船长商量。船长答应替玛尔可弄到一张去阿根廷的三等船票。

父亲踌躇了一会儿，就答应了玛尔可的要求。到出发日子，父亲替他包好衣服，拿几块钱塞入他的衣袋，又写了从兄的住址交给他。在四月中天气很好的一个傍晚，父兄送玛尔可上了船。

船快开了，父亲在吊梯上和儿子作最后的接吻：

“那么玛尔可去吧！不要害怕！上帝会守护着你的孝心的！”

可怜的玛尔可！他虽已发出勇气，不以任何风波为意，但眼见故乡美丽的山渐消失于水平线上，举目只见汪洋大海，船中又无相识者，只是自身一个人，所带的财物只是行囊一个，一想到此，不觉悲愁起来。最初二日，他什么都不入口，只是蹲在甲板上暗泣，心潮如沸，想起种种事来。其中最可悲可惧的，就是忧虑母亲万一已经死了。这忧念不绝地缠绕着他，有时茫然若梦，眼前现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很怜悯地注视着他，附在他耳边低声说：“你母亲已死在那里了！”他惊醒来方知是梦，于是咽住了正要出口的哭声。

船过直布罗陀海峡，一出大西洋，玛尔可才略振勇气和希望。可是这不过是暂时的。茫茫的洋面上，除了水天以外什么都不见，天气渐渐加热，周围去国工人们的可怜的光景，和自己孤独的形影，都足使他心中罩上一层暗云。一天一天，总是这样无聊地过去，正如床上的病人忘记时日，自己在海上好像已住了一年了。每天早晨张开眼来，知自己仍在大西洋中，独自在赴美洲的途中，自己也惊讶。甲板上时时落下的美丽的飞鱼，焰血一般的热带地方的日没，以及夜中火山似的漂满海面的粼光，在他都好像在梦境中看见，不觉得这些是实物。天气不好的日子，终日终夜卧在室里，听器物的滚动声，磕碰声，周围人们的哭叫声，呻吟声，觉得似乎末日已到了。当那静寂的海转成黄色，炎热如沸时，觉得倦怠无聊。在这种时候，疲弱极了的乘客都死也似的卧倒在甲板上不动。海不知何日才可行尽。满眼只见水与天，天与水，昨天，今天，明天，都是这样。

玛尔可时时倚了船舷一连几小时茫然地看海，一边想着母亲，往往不知不觉闭眼入梦。梦见那不相识者很怜悯地附耳告诉他：“你母亲已死在那里了！”他一被这话声惊醒过来，仍对着水平线做梦也似的空想。

海程连续了二十七日，最末的一天天气很好，凉风拂拂地吹着。玛尔可在船中熟识了一老人，这老人是隆巴尔地的农夫，说是到美洲去看儿子的。玛尔可和他谈起自己的情形，老人大发同情，常用手拍玛尔可的项部，反复地说：

“不要紧！就可见你母亲平安的面孔了！”

有了这同伴，玛尔可也就增了勇气，觉得前途是有望的。美丽的月夜，在甲板上杂在大批去国的工人中，靠近那吸着烟的老人坐着，就想起已经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景：自己已在街上行走，忽然找着了从伯的店，扑向前去。“母亲怎样？”“啊！同去吧。”“立刻去吧！”二人急急跨上主人家的阶石，主人就开了门……他每次想像都中断于此，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系念。忽又自己暗暗地把颈上悬着的赏牌拉出来，用嘴去吻了，细语祈祷。

到了第二十七天，轮船在阿根廷共和国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下锚了。那是五月中阳光很好的一个早晨，到埠碰着这样好天气，前兆不恶。玛尔可高兴得忘了一切，只希望母亲就在此几英里以内的地方，数小时中便可见面。自己已到了美洲，独自从旧世界到了新世界，长期的航海，从今回顾，竟像只有一礼拜的光阴，觉得恰像在梦中飞到此地，现在才梦醒。乘船时为防止失窃，他把所带的钱分作两份藏着，今天探囊，一份已不知在什么时候不见了。因为心中有所期待，也并不介意。钱大概是在船中被偷走了的，所剩的已无几，但怕什么呢，现在立刻可会见母亲了。玛尔可提了衣包随了大批的意大利人下了轮船，再由舢板船渡至码头上陆，和那亲切的隆巴尔地老人告别了，急忙大步地向街市进行。

到了街市，向行人问亚尔忒斯街所在。那人恰巧是个意大利工人，向玛尔可打量了一会儿，问他能读文字不能。玛尔可答说能的。

那工人指着自已才走来的那条街道说：

“那么，向那条街道一直过去，转弯的地方都标着街名；一一读了过去，就会到你所要去的处所的。”

玛尔可道了谢，依着他指的方向走去。坦直的街道连续不断，两旁都是别墅式的白而低的住屋。街中行人车辆杂沓，喧扰得耳朵要聋。这里那里都飘扬着大旗，旗上用大字写着轮船出口的广告。每走十几丈，必有个十字街口，左右望去都是直而阔的道路，两旁也都是低而白的房屋。路上满是人和车，一直到那面，在地干线上接着海也似的美洲的平原。这都会竟好像没有尽头，一直扩张到全美洲。他注意着读一个个地名，有的很奇异，非常难读。碰见女人都注意了看，或者她就是母亲。有一次，前面走

过的女人很有点像母亲，不觉心跳血沸起来，急追上去看，虽有些相像，却是个有黑痣的。玛尔可急急忙忙走而又走，到了一处的十字街口，他看了地名，就钉住了似的立定不动，原来这就是亚尔忒斯街了。转角的地方，写着一百十七号，从伯的店址是一百七十五号，急忙跑到一百七十五号门口，暂时立了定一定神，独语着说：“啊！母亲，母亲！居然就可见面了！”走近拢去，见是一家小杂货铺。这一定是了！进了店门，里面走出一个戴眼镜的白发老妇人来：

“孩子！你要什么？”她用西班牙语问。

玛尔可几乎说不出话来，勉强地才发声问：“这是勿兰塞斯可·牟里的店吗？”

“勿兰塞斯可·牟里已经死了啊！”妇人改用了意大利语回答。

“几时死的？”

“呃，很长久了。大约在三四个月以前。他因生意不顺手，逃走了，据说到了离这里很远的叫做勃兰卡的地方，不久就死了。这店现在已由我开设了。”

少年的脸色苍白了，急忙说：

“勿兰塞斯可，他是知道我的母亲的。我母亲在名叫美贵耐治的人那里做工，除了勿兰塞斯可，没有人知道母亲的所在。我是从意大利来寻母亲的，平常通信，都托勿兰塞斯可转交。我无论如何非寻着我的母亲不可！”

“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姑且问问附近的小儿们吧。哦！他认识勿兰塞斯可的伙计。问他，或者可以知道一些。”

说着到店门口叫了一个孩子进来：

“喂，我问你：还记得在勿兰塞斯可家里的那个青年吗？他不是常送信给他同国人家里做工的那女人的吗？”

“就是美贵耐治先生家里，是的，师母，是时常去的。就在亚尔忒斯街尽头。”

玛尔可快活地说：

“师母，多谢！请把门牌告诉我，要是不知道，那么请他领我去！——喂，朋友，请你领我去，我身上还有些钱哩。”

玛尔可太热烈了，那孩子不等老妇人回答，就开步先走，说，“去吧。”

两个孩子跑也似的走到街尾，到了一所小小的白屋门口，在那华美的铁门旁停住。从栏杆缝里可望见有许多花木的小庭园。玛尔可按铃，一个青年女人从里面出来。

“美贵耐治先生就在这里吗？”他很不安地问。

“以前在这里的，现在这屋归我们住了。”女人用西班牙语调子的意大利语回答。

“美贵耐治先生到哪里去了？”玛尔可问，他胸中震动了。

“到可特准去了。”

“可特准？可特准在什么地方，还有美贵耐治先生家里做工的也同去了吗？我的母亲——他们的女仆，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被带了去吗？”

女人注视着玛尔可说：

“我不知道，父亲或者知道的。请等一等。”说了进去，叫了一个身长白发的绅士出来。绅士打量了这金发尖鼻的热那亚少年一会儿，用了不纯粹的意大利语问。

“你母亲是热那亚人吗？”

“是的。”玛尔可回答。

“那么，就是那在美贵耐治先生家里做女佣的热那亚女人了。她随主人一家一同去了，我知道的。”

“到什么地方去了？”

“可特准市。”

玛尔可叹一口气，既而说：

“那么，我就到可特准去！”

“哪！可怜的孩子！这里离可特准有好几百英里路呢。”绅士用西班牙语向自己说着。

玛尔可听了这话，急得几乎死去，一手攀住铁门。

绅士很怜悯他，开了门说：“且请到里面来！让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法子。”说着自己坐下，叫玛尔可也坐下，详细问了一切经过，考虑了一